

基地养老,吃睡无忧却失主;市民领养,操作层面有难题——

功勋警犬退役,老来寂寞谁慰?

远远望见训犬员董斌,警犬利昂立刻站起身来,兴奋地在犬舍里来回奔跑腾挪,欢快地吠叫着。如果不是事先知道,很难想象这已是一个犬中“老者”——利昂已经10岁了,一般来说,犬的1岁相当于人的7岁左右,也就是说,利昂已经70岁“高龄”。

仔细观察,还是能够发现它的“老态”:胡子已经发白,后腿的蹬踏也不再有力,有时跑得快时会拖在地上。“我现在很怕来看它,看到它的依恋,想到很快就要分别,很难受。”训犬员董斌告诉记者,作为一头赫赫有名的功勋犬,利昂即将光荣“退休”。

6年相伴 警犬战友功勋卓著

利昂是一头刑侦犬,隶属于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警犬队。“小的时候,警犬就像你的孩子,你喂养它、训练它,看着它长大;成年后它成了你的战友、搭档,陪伴你、帮助你;它老了,大家成了老友,但很多时候,老友需要分开。”董斌告诉记者,利昂不是他带大的,但一同工作、生活了6年,面临分别,真的难舍。

利昂的犬舍在警犬基地是第一排第一间。“为出任务方便,工作犬一般都放在第一排。很多时候,利昂是执行重要任务的首选。”

2010年9月8日晚,闵行发生一起抢劫金饰品柜台案件,此案的最终侦破,利昂立下了不小的功劳。董斌回忆,那天凌晨时分突然接到电话,要他带警犬出现场。董斌立即和另外两名同事带着利昂和另一头警犬赶赴现场。

犯罪嫌疑人留下了一把自制的玩具手枪。以此为嗅源,董斌跟着利昂开始追踪犯罪嫌疑人。当时我们沿着河边绿化带旁的一条小路,往远处搜寻,利昂的状态很好,一直保持着高度集中的注意力,左右不停嗅着一路往前。“穿过莲花南路地道时,花坛上还有不少凌乱的痕迹,很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,利昂也很兴奋。董斌继续带着利昂往前,一刻钟之后,在距离案发现场约200米左右的绿化带外,利昂停下了。

“它在半人高的绿化外停滞不前,不停地



■ 不再出警的功勋警犬利昂,如今大部分时候只能在铁笼里消磨时光
柏令山 摄

重嗅,想往里钻没钻进,就趴下了,做出了示警反应。我心里一动,肯定有情况。”果然,董斌很快在绿化带里发现了一个黑色的头套,事后了解到,那正是犯罪嫌疑人遗留下的。

警方在这个头套上提取到的物证,很快与外省发生的一起案件比对上,犯罪嫌疑人真实身份浮出水面。案件就此告破,利昂因为在此案中发挥的重要作用,被公安部授予二级功勋犬的荣誉。

刻苦训练 付出艰辛乃至生命

荣誉来自苦练,不论人对犬都是如此。董斌告诉记者,随着刑侦科学技术的进步,警犬在案件侦破中的地位不如以前,但很多案件陷入困境时,警犬的介入往往会起到意想不到的结果。“这要求我们忍得住寂寞,时刻不松懈地保持训练。”

一般来说,从6个月大开始,警犬就要进行基础的服从性训练,1年多左右可以初步看出适不适合当警犬。此后,各种训练贯穿着警犬的一生。“因为警犬的工作靠的是条件反射,如果不保持刺激行为,印记就会淡化。”

因为疲劳与压力,警犬一般寿命都比较

短。“一般家养的犬,寿命在15岁左右,但警犬能活到十二三岁就不错了。很多时候,他们每一次工作,对它们的健康就是一次伤害。他们的付出,同样值得我们尊敬。”

董斌回忆,他们队长以前带过一条搜爆犬,在一次工作中嗅爆时突然中毒休克,抢救了六七天没有抢救过来,光荣殉职。“搜毒搜爆犬从训练开始就在闻各种化学品,这对它们的肺和肝脏的伤害可想而知。”

利昂立功时,董斌买了牛肉和鸡蛋给它加餐,以示鼓励。但其实更多时候,利昂喜欢的奖励是和他在一起。“它特别喜欢和我一起玩麻棒、玩球,玩追逐往返跑,每到这时候它都很开心。”在董斌眼里,利昂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,“它有时候抢到了麻棒,先跑远,然后慢慢跑回来,在你身边炫耀,那样子特逗。”

从去年开始,董斌发现利昂在工作中有些力不从心了,特别是一次训练中它从高架桥上摔了下来,把嘴都摔破了。“以前,利昂是最出色的帮手,兴奋性高,一次工作可以保持近2小时的专注,但现在,它工作10分钟就要休息。我知道,它是到了要离开的时候了。”

离别难舍 希望给它更好归宿

利昂处于准退役状态,主要是因为董斌舍不得。“退役之后,它将被送到另一处基地,有专门的饲养员为它养老送终,这是所有警犬的归宿。”董斌尽量拖延,希望能和利昂多相处一些时间。董斌告诉记者,他的从警生涯里带过6条犬,每次分别都很悲伤。“工作和训练还要继续,很少有机会去看它们,在那里,虽然可以吃饱睡好,但是很寂寞。

为什么不能让普通市民家庭来收养它们呢?记者提出这样的疑问。董斌告诉记者,这个想法是好的,但操作上却面临很多的困难。

“警犬是国家财产,又属于大型犬,饲养并不容易。它们以前付出了很多,而普通家庭是否能养得好,会不会受到不好的待遇,这些都要考量。而且有些警犬身上有陈旧伤疾,如果在市民家中突然死亡,很难界定责任。”董斌告诉记者,如果没有完善的制度,好心往往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钻空子。此前本市曾有商业公司在社会上招募领养工作犬的做法,但真正的警犬情况又有不同,直到现在本市还没有过这方面的操作。

记者了解到,香港警务处警犬队有专门的“警犬领养计划”。但香港的驯犬机制本身就与内地不同。香港警犬队每年都有20-30只幼犬出生,在接受挑选及训练成为警犬前,需要寄养于民居家庭中,香港市民可以通过警察幼犬寄养计划申请领养,接受挑选。这样做的目的,是希望所有警犬在年幼时可以接触外界事物,并得到需要的照顾,以便在日后可以发展出良好的性格及工作性情。犬到达岁半前,领养家庭将幼犬交还警犬队,进行正式训练。

正因为有这样的先决条件,市民也可以向警队申请饲养退役的警犬,警方会为即将退役的警犬物色适合的主人——除了家庭状况及环境的审核,申请者的养犬经验也是审批的关键。

首席记者 潘高峰 特约通讯员 葛春峰

【香港撞船事故追踪】

已掌握事发时船上参与活动127人资料

据新华社香港10月3日电(记者林建杨)香港电灯有限公司(港灯)发言人3日说,港灯现已掌握事故发生时在船上参与活动共127人的资料。而此前公布的人数为124人。但碍于隐私原因,不宜公布。不过事故中38名死者身份已得到家属核实。

发言人还表示,港灯2日宣布:为所有死者(不论港灯员工或亲友)发放20万港元“应急钱”,主要用以支付丧葬费及其他应急开支。至于撞船意外的保险事宜,则已交由保险公司跟进。此外,发言人还宣布,港灯将于4日中午在一座教堂举行追思会,以表达对死难者的哀伤。公司也会配合特区政府4日的默哀活动,安排员工在办公地点于中午12时集体参与默哀三分钟。

事故罹难者多因遇溺 死者来不及穿上救生衣

据新华社香港10月3日电(记者林建杨)香港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说,根据他到医院了解的情况,南丫岛撞船事故中大部分抢救无效个案,系遇溺致死。

他说,由于事发突然,两船相撞后大部分乘客被抛离座位,好多人来不及穿上救生衣而身已入水。若当时船上全部儿童有机会穿上救生衣,相信会减少伤亡情况。

高永文当日在香港一电台节目中说,仍然留医的伤者,大部分是撞船时遭到碰撞或家私杂物撞击,从而造成挫伤或骨折,部分伤者需要缝针。现时留医伤者有两人情况危殆,其中一名9岁女童因为遇溺昏迷,曾出现心脏停顿,目前需要心肺机协助呼吸;而另一伤势危殆的男性伤者,情况较为乐观,有遇溺及肋骨骨折状况,但仍有知觉。

连看两家博物馆,华漕镇农民工子女学校一位家长说——

真该带孩子出来长长见识

“上午:参观上海儿童博物馆,下午:参观上海博物馆。参加对象:华漕镇农民工子女学校——华博利星行学校的5名学生以及他们的家长。”——这是本报“带农民工孩子看上海”活动博物馆线的安排。一天参观下来,一个家长说,今天我和孩子都长见识了,以后要多带孩子出来。

一大早就醒了

“我们全都到齐了,你到了没有?”上午8点15分,记者的手机响起,是一个孩子家长焦急的声音。“快了,快了。再过3分钟就到!”记者连忙回答。

因为怕堵在高架路上,当天上午选择了走地面道路,比约定的时间稍微晚了几分钟。也难怪他们着急,最早到的一对父子7时刚过就到了,其他的人也都在8时前到了约定的碰头地点——镇政府门口。

吴伟涵、苏欣宇和彭嘉这三个女孩,腼腆羞涩,不爱说话,顶多和自己家长低声嘀咕几句。而曹逸凡和王冰冰两个男孩子就不一样了,车子从华漕往市中心开,一路上看着楼越来越高越来越漂亮,两个小男孩歪着脑袋数楼层,“哇,这么高!”

车子开到红宝石路,曹逸凡叫起来:“这条路叫红宝石路,真有红宝石吗?边上有蓝宝石路吗?”他很认真地问爸爸。曹逸凡爸爸说,孩子平时很少进城。难怪这么好奇。

眼睛看不过来

一进儿童博物馆,大家很快就找到好玩



■ 家长带着孩子参观上博少数民族展示馆
见习记者 陈梦泽 摄

的地方。航海馆里造浪台是孩子们最喜欢玩的。在信息二厅,在电脑上输入文字或图案,再用自己的影子挡在大屏幕前,就可以还原刚才输入的信息。输入自己的名字,画一个图,一遍遍试,孩子们玩得很起劲。

下午去上海博物馆,路上看到东方明珠、金茂大厦、环球金融中心,孩子们又是一阵惊呼。进了上博,用王冰冰爸爸的话说,就是一个馆一个馆赶着去看。好东西太多了,看不过来。

没时间陪孩子

曹逸凡的爸爸妈妈,都是农民工子女学校的老师。曹爸爸,平时晚上备课、批改作业,要弄到很晚,没时间陪孩子。吴伟涵的爸爸是打版师,妈妈是样衣工,两个人在一家私企打工。“我有两个孩子,每天早上先送女儿去学校,再送儿子去幼儿园,然后赶到单位上班,下午接孩子,烧饭。老板算照顾我,允许我把衣服带回家做,经常要做到晚上9

时,周末有时还加班。每天像打仗一样,哪有时间陪孩子。”吴伟涵妈妈说。苏欣宇的爸爸是个体司机,工作没有规律,有人要车就得去干活;妈妈开了个服装店,晚上10时才回家,陪孩子出去玩的机会很少。彭嘉的爸爸是个小老板,平时也很忙,抽不出时间陪孩子,只在暑假带孩子出去兜兜。

“陪孩子玩的机会很少”,说这话的时候,每个家长语气都透着愧疚、无奈。

陪农民工孩子玩了一天,记者最大的感受是他们都很有守时。说好啥时集合,到点一个不落,根本不用催。在儿童博物馆影院看电影,记者到得晚,已经没有座位了。黑暗中,一双小手伸过来,说:“阿姨,坐这里吧,这里有位子。”吴伟涵将位子让给了记者,自己坐到了妈妈腿上。在肯德基吃午饭时,苏欣宇爸爸只点了一个鸡排,一个劲地说,够吃了,够吃了。记者给他加了一份猪扒饭,他推了又推才肯吃。
本报记者 鲁哲